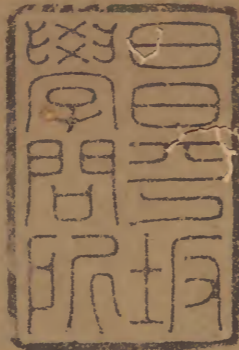


南董釋史勘本

第九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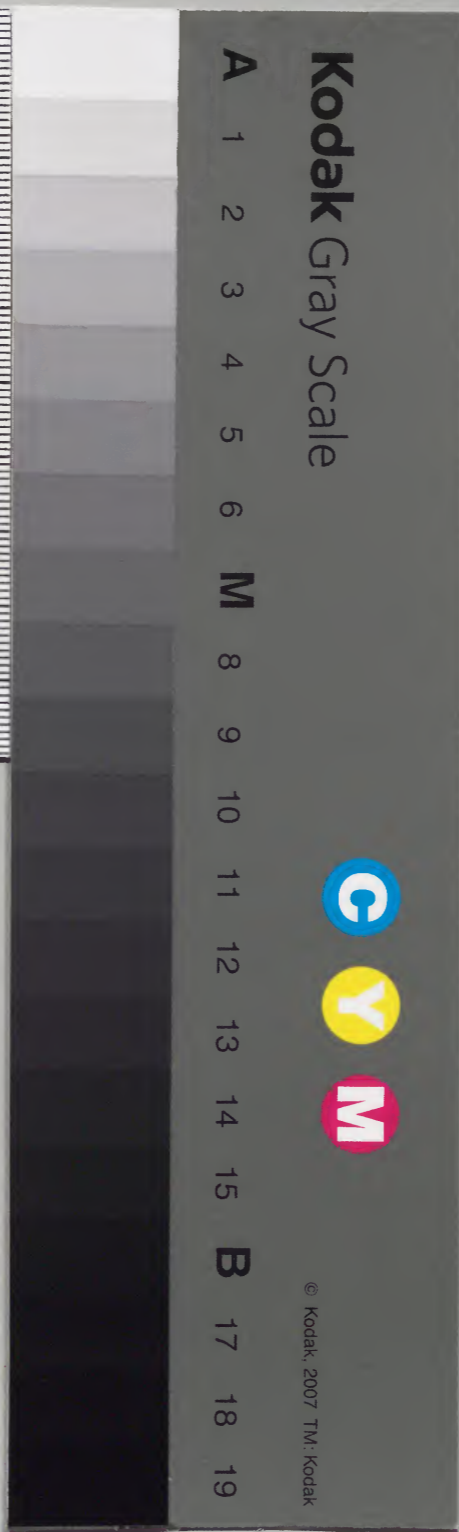
傳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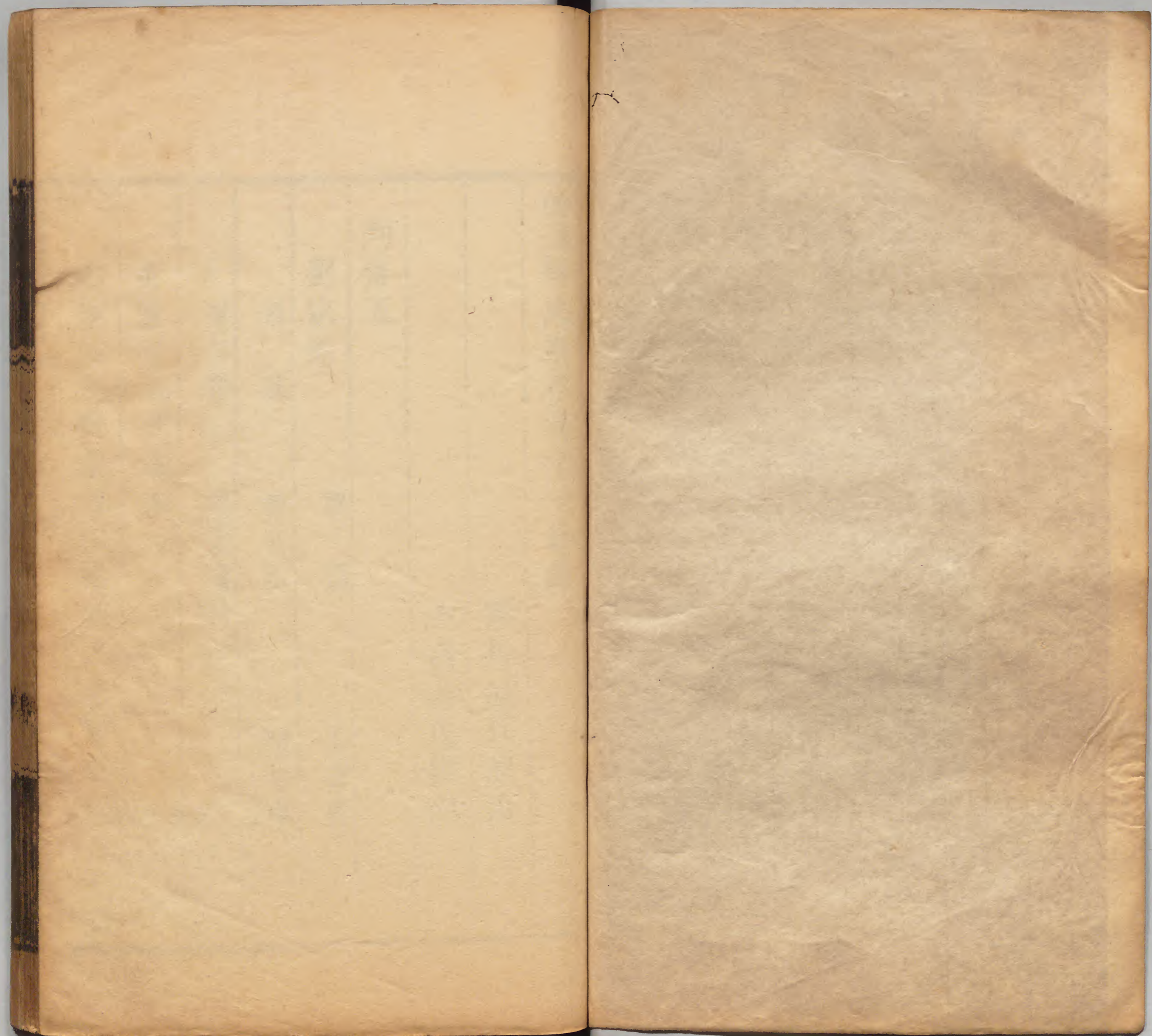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八八七	八八七	二四
函架	八八七	八八七	二四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八八七	二四
函架	八八七	八八七	二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77
冊數	24	(9)
函號	286		187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一目錄

淺草文庫

雪川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五

劉宗周

祝淵

王毓著

潘集

傅日炯

張應煜

惲日初

張之璿

黃道周 趙士超等

右儒臣列傳第五○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

列傳五目錄



非盛時之麟鳳哉惜乎出非其時夫道有滂隆
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爲用兵之設肇于炎
黃聖人未嘗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
御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孔子夾
谷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
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卽戎望
之善人而自言戰必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亦何
嘗諱言兵哉自晉人尙清言宋人崇理學指武
備爲末事將帥爲麤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

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于是將鮮道德之選
兵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
縱橫貊夷交侵乃專用麤暴猛厲之夫奉以爲
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
吏恇怯而不敢救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
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
格闖獻方張之虐罔何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
矣惟有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
曲綢繆撫綏其衆乃宗周槩指其當誅以激其

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自古及今皆可施行也後世君子自持正論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夫道周出關之舉志則偉矣然以不練之兵甲糗糧百不一具又輕信敵人之間深入險地是棄師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亦君子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于敗亾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若二公者君子諒其志焉可也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一

列傳五

劉宗周字啓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者也萬厯辛丑進士以家難久之始謁選時中朝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乃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於是黨人大譁御史劾之因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抗

疏極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容氏
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
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
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闖豎
哉進忠者卽忠賢也大怒將重譴之旣而累遷光祿
丞尙寶太僕卿忠賢惡之尋奪其職崇禎元年召爲
順天府尹屢論時政得失以直諫聞語詳明史歷官
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後以請釋熊姜之獄斥爲民年
已六十有四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之慟哭徒步

涉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曰哀詔未
至何故發喪且今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嘻此何
時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闡外不思枕
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于是發
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
而福王立于南京以原官召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
受職六月上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
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
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

次第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
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
楚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大小銓除暫
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
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日重屏藩以資彈壓淮陽數
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
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
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
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

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
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
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
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
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命而叛者有受
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
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于僞命南下徧
徇順逆之間實煩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
宜誅絕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中外諸臣之不職

者始一當賊入秦流晉漸逼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
南北晏然而一二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
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亾而不救則封疆諸臣
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
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
之策卸兵權于闕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
尤當誅者一新朝既立謂宜不待終日首建北伐之
師不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
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更不然

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下與九邊督鎮合謀共
奮事或可爲而諸臣泄泄自安計不出此則舉朝謀
國不忠之當誅者一罪廢諸臣量從招雪自應援先
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奄定案前後詔書鶻
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
忠之尤當誅者詔報曰親統六師尙復舊物嚴文武
惟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慎新爵劾舊官朕
拜昌言宣付史館中外爲之悚動是時宗周本無意
於出謂朝中黨禍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

利宗周然又耻不能致宗周急其一出及方出而彈
劾踵至其言諤諤引繩披根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側
目馬士英高傑劉澤清尤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
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
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
疑者非士英乎於自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
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
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
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

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
疎何以言匡襄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
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
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
汎地而置若奕棋沟沟爲連谿之勢至分割江北四
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
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
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
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

與奄豎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官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弼亮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于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朱統鑣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所在蓋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

已伏丹陽宜急備是時浙撫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鬥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具疏痛詆詞連姜曰廣吳牲且請正以謀危君父之罪疏出舉朝大駭弼圖乃言于上傳諭曰昔漢宣起于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者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在丹陽僧舍也澤清傑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坐亦心

折不敢加害以七月十八日入朝仍居蕭寺士英不
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時南渡亂政無
不危言劾黨士英孔昭澤清傑內外結連人莫敢忤
宗周昌言排之甫眎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
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
言其寃及阮大鍼起用宗周曰大鍼進退江左之興
亾係焉其視國事之顛連猶疾病之在身也流涕正
辭以冀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納九月再疏乞休許馳
驛歸給登極恩典臨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

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三曰
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
教化五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優詔報聞而已
宗周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以出處卜國家
治亂旣出國門都人士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
爲也明年五月南都亾六月浙江亦不守宗周方食
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移居郭外門人有以
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歿者以身在田
里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

懸車尙曰可以歿可以無歿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
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亾獨不當
與土爲存亾乎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歿也世無逃生
之宰相亦豈有逃歿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舟過
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歿舟人扶出
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
日與門人問荅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宗周旣
歿浙東紳士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鄭遵謙等各起
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大兵相拒者一年人以爲

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父坡爲諸生家酷貧
母章氏妊甫五月而坡亾遂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
卽志聖賢之學內行修飾然體孱甚母憂念不置因
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宗周甫釋褐卽遭母喪奔歸
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尙書陶望齡弔之歎曰
世衰禮廢吾未見善居喪若劉子者服闋選行人以
祖父母老疾請養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
未嘗少惰及遭喪哀瘠如初居七年而始赴補母乃
以節聞于朝建坊旌表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

絜守所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莊烈帝綜核名實羣下惴恐宗周以爲此刑名之術不可以治天下乃以仁義之說進帝每謂其清執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爲迂故不得久在位居家潛心理學清修篤行無愧衾影性嚴正嘗面折人過不可干以私其學以慎獨爲功以知天爲歸而本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古小學日會講其中說者爲明之大儒推薛胡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子灼字伯繩執貧樂道能世守其學同人私謚之曰貞孝

勘本曰蕺山先生未生其父秦臺公以故號曰念臺幼從外大父南洲章公學家貧無衣綿外家爲之製綌袍落拓如襤及長猶衣之嘗以就學壽昌烈日中走百里一足遂癩旣而師事許孚遠分別理欲受古大學於高大行攀龍已同總憲鄒元標講首善書院避璫旣時輯皇明道統錄始以遜志終於陽明嘗曰吾今而知主靜之要也辛卯由京兆請告立證人社弟子日益衆乃著第一義等說

又集聖學宗要及官少司空記所獨得曰獨證篇

晚年著讀易經說易鈔經籍攷既又編輯十三經

諸子史傳之有裨於教者蕭山毛氏曰其言逾博

而旨逾謚甬上全氏有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記其

門弟子之最著者為海鹽吳磊齋麟徵順天金伯

玉鉉皆甲申北都山陰祁虎子彪佳乙酉盡節海鹽彭觀

我期生贛州殉難會稽章格菴正宸浙東兵敗以緇衣隱繹史皆有傳潤州

葉潤山廷秀閩敗披緇以憂歿山陰何書臺宏仁丙戌後闕

右董標未詳其字甲申前卒全氏曰八先生者皆執弟子禮

而子劉子但以朋輩待之如蔡季通例其餘則山

陰陳敬伯堯年黨禍之烈曾受孤託會稽章晉侯明德餘姚王

士美業洵載山開講時陶石梁之徒有異說晉侯士美黃梨洲輩力闢之山陰朱綿

之昌祥皆甲申前歿海寧祝開美淵會稽王元趾毓菁山

陰潘子翔集諸暨傅中黃日烟自祝而下皆乙酉殉難語增書後武

進惲遜菴日初晚為靈隱僧見書後西安葉靜遠敦良全氏稱為大弟子能

昌明載山慈谿劉瑞當應期丙戌後以憤歿山陰張奠夫應

在南都作中興金鑑欲上會稽董无休場有高行不果丙戌後嗣講山中

手輯劉山陰戴南枝易吳中徐高士枋歿獨理其子遺書

鄞華吉甫夏王白一家勤甬上六狂生之二兵餘

姚張應煜不詳其字會稽趙禹功旬丙戌後以緇

慈谿張能信成義丙戌後起兵不蕭山徐徽之馨芳

仁和沈甸華明海寧陳乾初確山陰周敬可之璿

後諸暨陳章侯洪綬餘姚黃梨洲宗羲及其弟晦

木宗爰澤望宗會並都三十又五人其間為忠臣

為義士為逸民皆不負所學而能有光於門下者

也先生居貧食不兼蔬嘗以少宰起官中道貲乏

受臨胸令十金之餽至前途得故人助乃如數趣

還之熊姜之獄時掌憲僅六十日能歸至不能成

行朝士為之歛贖悉不納後赴南都召冠服久敝

假於從子之有官者比其歸仍飭還之笑曰吾不

可挂他人冠也其耿介類此初京口兵鬩馬士英

遽指先生懷異將與黃鳴駿入清君側為廢立計

故入朝而竟不聽見泊至絕粒時有名王之聘已

困不能語張目領之既卒先生子貞孝君又自號

遜齋者奉遺書避兵山中蓋猶護髮未薙云

祝淵崇禎癸酉舉於鄉自以所學未充借僧舍讀

書三年僧罕睹其面壬午冬公車入都值先生諍
熊姜獄削籍抗疏申救罰停會試下禮官議時與
先生猶未相識也既得命始走謁之先生曰子爲
是舉無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因爽
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誠耻不得列門墻爾遂
執贄爲弟子明年禮官議逮淵下獄詰指使者姓
名慷慨對曰男兒歿卽歿安肯聽人指使未幾都
城陷太常少卿吳麟徵殉難輒親爲函殮宿柩下
者旬日尋詣南京刑部請竟前獄尙書諭止之已

復草一疏請誅姦輔通政司屏不奏時先生復罷
官歸因而數往從學嘗有過入曲室閉戶長跪竟
日不起流涕自搥杭州失守方葬母山中趨速竣
工還家設祭卽投繯歿年三十五

王毓著少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先生門下同
門生成非笑之不顧乙酉六月先生絕粒未歿乃
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爰午所弔先生得
書呼其字曰元趾吾講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俄
其友來視毓著問曰子若何友曰有陶淵明故事

在曰是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歿
爲愈乃召故交張樂歡飲既酣攜燈出門投柳橋
下歿鄉人私謚曰正義

潘集聞毓著歿爲文祭之袖二石及所著詩文至
東渡橋下亦自沉

傅日炯於江上師潰徧別所親先赴池歿

張應煜當先生誓歿時勸擁諸藩起兵先生謝以
事不可爲曰然則此降城也亦非先生歿所先生
瞿然起曰子言是也遽出城

惲日初風槩頗近祝子亦嘗上書爲先生申救者
既聞殉節紼過山陰哭奠手撰行狀幾十萬言晚
歲披緇爲靈隱嗣法僧

張之璿與先生子遜齋同入山紱受邏者之厄流
離遷播每謂之曰歿則俱歿斷不負吾師以生既
而薙髮令嚴相與披緇興福寺詭耳事定還家則
田宅盡爲人奪至無棲止處或勸之訟曰吾不忠
不孝投歿他鄉復何顏構獄與惡少對簿之璿本
世勛籍初證人之會以爲左班官子弟忽之而不

知其後之苦節過人也已遂寄食遯齋所以歿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挾策遠遊讀
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墜澗中溯流而出遇異人授以
讀書之法過目不忘自少攻苦爲文典奧原本經術
登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內艱歸崇禎初
起右中允以救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未幾遭疾求
去瀕行猶疏引易理治亂之準爲諫屢起屢蹶五遷
而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
而嚴厲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嘗上疏自

陳言已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以自責七不
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論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
無媿純孝不如倪元潞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
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
燮至園土累係之臣樸心純行不如李汝璈傅朝佑
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鄮時鄮方以杖
母被大詬帝得疏駭異而忌者愈藉爲口實最後以
劾楊嗣昌奪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平臺詰責下獄

遣戍事具明史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
士英遣人諷之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
法擁立潞王乎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
策九月陞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
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畧漳河西取應安然後
問洛陽之鍾簏掃承德之松楸上規天壽此曠日持
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沉鷺之將簡士三萬
資糧百日出贛榆韋橋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
上鹽山抵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曠如升虛邑惟

臨朐安邛樂安陽信之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盡
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然後致
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泗埽於十二陵輿長安士民拭
淚而覲九廟還則兵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
下邯鄲以收彰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
發憤于祝阿劉裕所歡呼于大峴也南京潰唐王建
號福州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叅贊機務王素重
其學行禮敬備至時何吾驕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
首輔會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居第一道周謂祖制

武職無班文臣右者芝龍辭絀由是文武不和有諸
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
學御史撻之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
諸大帥選悞觀望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畧之志憤激
請督師自效請兵請糧芝龍皆不應乃以七月二十
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旬日間
得九千餘人親寫劄副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于
誥勅而應募者多不練之兵不能應敵由廣信抵衢
州婺源令某其門人也僞致降書道周信之決計深
入曰國家養士數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檄自歸命
耳十二月至婺源明堂里 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
周知爲令所賣比從者俱遁曰吾歿此矣遂被執幕
下士兵部職方主事福建趙士超字淵卿中書賴維
謹字敬儒蔡春溶字時培皆漳州人道周妻弟通判
毛玉潔字去水六合人四人俱從之道周絕粒七日
不食至徽州元旦張燈甚盛爲魚龍曼衍諸戲迺與
士超等悵然賦詩是夜雷雨大作統行三晝夜不止
訓導吳士繡呼其子祺生日皇天震怒始爲黃先生

乎不食而卒道周至江寧洪承疇其鄉人也遣使來
言幸毋自苦我可以保先生不歿道周詈之曰承疇
歿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歿親自祭哭焉得尙存
此無藉小人冒其名耳承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歿
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咏如常著詩文
數卷素善書翰都人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三月
七日赴市書絕命詞於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
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歿也旣見市有豎福建門牌
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歿於此可也南嚮載拜遂受
刑士超等四人皆從歿唐王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
諡忠烈道周詩文敏捷精天文厯數皇極諸書所著
三易洞詮革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
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於六十三歲
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勘本曰石齋先生爲翰林時補經筵展書官故事
必鄰行以前先生獨否魏忠賢目懾之後救故相
錢龍錫疏凡三上錢得減歿及召對平臺帝問鄭
鄮激父杖母者也爾自言不如何邪對曰匡章見

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且衆惡之
必察也論列久之語詳明史旣而曰臣今日不盡
言則臣欺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怒
下之獄尋卽遣戍時有涂仲吉者漳浦諸生以論
救受廷杖遂終身事之無怨言先生所至學者雲
集講論無勸所居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自幼坐
卧其中故門下士稱爲石齋先生講學禹航時愛
大滌山川之勝嘗曰大滌吾墓田也後之人有爲
之立祠祀焉者其傳道弟子曰禹航何羲兆

瑞圖

曰紹興呂漢憲叔倫爲故相文安之後先生正命
門人星楸惟二君抱其遺書入山終身不出以逸
民終其節最高佗如甬上董次公守諭少卽受業
而講學於大滌山房爲最久江東司饗幾至殺身
其所著易學則猶是漳海緒言也

右是卷顛爲儒臣二周先生傳原本簡畧過半如
子劉子門下盡屬有光殘局者也特於書後表出
諸以證一時忠義之盛云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一終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二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六

左懋第

陳用極等附

袁繼咸

右封疆列傳第六○嗚呼左司馬之忠烈矣雖然吾於通使事深歎謀國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敗亾之餘耳而我朝替天順人應運入關將相之豫和士馬之強

實甲兵之堅利駸駸乎有席捲囊括之勢爲江南計者或輯重兵固守河淮而遣智辨之士具玉帛卑辭納款願爲興朝輸歲幣畫大河爲界凡降臣家屬之在城者厚予賑撫以繫其心毋令進說內戕猶恐朝計未必聽從南牧之馬難遏也而乃晏然自大欲執承平故事折挫之所遣之使固剛直不撓而又佐以陰奸悖逆之流徒是知不屈鄰之爲不辱命而不知適以啓釁之爲敗國也且夫金革不避君子猶將議之

况煌煌聘問之吉而以縲絰將之可乎家國不可兩顧忠孝不得兩全懋第請之則不智廷臣不言則不忠致使御書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卽無陳洪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國爲上吾計足以衛國不用而後歿之則庶乎其無憾也江督之料左審矣小人反齟齬之以自撤其籓籬使江督計得行內外一心良玉雖有異志尙有所憚而必不至稱戈內向也嗚呼天禍人國凶德會參君

予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歿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昭乎與日月爭光哉

◎溫氏於左蘿石之論是矣而古高易氏則猶有所進言者夫莊烈之自訟曰非亾國君固也然性復而護非旤實基之其退宦官未幾復用申欵議負氣終撓泥於龍虎將軍之稱必欲以臣禮待我何所見之淺也在昔遼宋議和不過敵體以南朝爲兄耳伏案我

太宗時與有明議和之文至再至三初與督撫言與鎮守太監言與莊烈帝書爲親言已而令朵顏三衛上疏言後破濟南執德王卽令王上疏激切以言而帝悉岸然寘之其始欲我去大號我

太宗亦降心相從不稱帝而稱汗并乞明人製寶給之復不謦爾時我朝國書推爲中原共主則眎遼爲尤謙矣甬上全氏曰亦思本朝何所畏於明而求和平乎明人於百戰百敗之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求滅亾之道也

總之有明之所以亾者非流賊也力屈於東甌
蔓於西盧九台象昇孫白谷傅庭及洪承疇三
人皆治賊之有效者曷使東方修好而專力於
西則闖獻之首早授矣乃未幾而楊嗣昌與陳
新甲私意言和致殺九台陷白谷以求成其謀
厥擧通天兩不相顧熊羆盡而府庫竭卽令流
賊不陷京師而大兵再至將何以應亦終必
亾而已矣吾故曰莊烈雖有十七年之憂勤惕
勵而適足以誤天下蒼生者也至於左蘿石之
奉使而彼以堅強倔傲竭其忠則禮於何有情
於何有亦思奉使者爲何事邪然及此而論則
末也而蘿石之於南都要不失爲盡職者也
南都之亾亾於左兵之內犯也然將軍跋扈亦
以姑息而成夫穰兵索餉爲良玉故智在先得
袁臨侯數言開導卽媿返武昌則知良玉本無
賊心也比至借名清側實因裁其額餉勢激使
然且惑於王澍之愆慰耳福王溺聽讒言不特
不納臨侯之諫不許史忠正之調度而翻疑忠

正之爲內應吁其不亾也何待當時臨侯處境
雖有封疆之尊而實展側不能自如矣不信於
朝而威令不能制下矣觀其舟中慷慨城上涕
洟雖以良王之暴戾而猶大哭爲我負臨侯則
臨侯之足以定左也可見矣善哉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二

列傳六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
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擢
戶科給事中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
北會南京建號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督師江上時
大清連破闖賊兵朝議遣使通好祭告大行皇帝且
冊封吳三桂而懋第以母陳氏歿于天津訃至疏請

終制不許因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以行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副之紹愉先帝時令與陳新甲通款事于我朝至義州而還未能得要領皆爲懋第劾罷者也詔旨又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懋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旣充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任紹愉前者奉使辱國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共事且經理通和兩事也今以之兼行則名實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和乎如必欲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先帝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而罷紹愉勿遣閣部議止紹愉改命原任薊督王永吉不聽懋第臨行復上疏曰臣此行生歿未卜願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爲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卽念成祖烈宗之陵寢見有黍離

之痛撫江左之遺民而卽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沉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爲必可成卽成矣勿以和成爲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于萬全未言先帝殉難臣少由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勿以在遠而忘近如汲直之流勿以逆耳而棄惟陛下幸察衆臆其言賫銀十萬兩金一千兩幣數萬端吏卒三千人護行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無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于是遣使以策命先授三桂喻來意三桂不發書緘册上攝政王王怒然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館懋第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纓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以凶服將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臣所同而母喪所獨

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
懋第欲以客禮剛林曰我

皇帝踐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乃欲據客禮耶懋第
曰我中朝使臣自應具主客禮見我皇上嗣位中興
朝貢云何反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俱懼然色
變乃曰此大事非可一日決姑徐之剛林出明日索
國書懋第不答以所賫金幣及陵工之犒先之時我
朝初定中原中朝故事猶未深晰所往復辨論者皆
諸降臣之指而懋第慷慨引義正氣不撓剛林歎曰

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爲客禮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
乃陳太牢于寺廳率將士喪服爲三日哭攝政王聞
益重之二十八日悉歸使臣甫出京洪範已輸款請
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以地來降而留懋第等
勿遣乃自滄州復追懋第紹愉還獨洪範得歸而
大兵已南下十一月初五也懋第北發止滄州將士
以數騎隨行改館于太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啓曰懋
第奉命通兩國好今無故羈我使臣我士馬飢困則
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不報明年正

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等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歿爲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奉表南京遣金鑣楊三泰往道梗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爲哀表望祭先帝哭失聲六月間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懋泰先降賊爲吏部郎後歸 本朝授官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家無是人也遣出之閏六月十五日命薙髮中軍艾大選有二志懋第怒殺之十九日乃收入獄叅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俱從入守者來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我早辦一歿矣艾大選違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復廷諭終不屈攝政王雅敬懋第欲生之以問在廷漢臣而降臣愧見之無復言者王歎曰汝等不畏歿皆忠臣也然降終不失富貴莫應乃引出旣至市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顧謂五人曰得毋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北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端坐受刑行刑者亦揮淚大風晝晦捲市棚入雲際觀者無不泣下門人戚默徐元敷葬之彰義門白馬寺

側將士留滄州者聞之號泣散去紹愉獲免所奉蠟書久之始達于魯王懋第之在太醫院也處之恬然讀書不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人

佚史曰陳洪範賣懋第得侯明年六月十又九日病亟連稱老爺至哀呼而歿

勘本日左司馬臨難時題絕命詞曰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

煙總不磨一時風沙四起都民爲之罷市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疎縱謫南京人司副踰年遷禮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學道巡撫吳牲特疏薦之巡按張孫振以請屬不應銜之誣劾以賊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寃得釋進武昌叅議平賊呂瘦子覈賊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半入爲軍糧尋陞鄖陽撫治僉都御史以賊陷襄陽不能禦逮治遣戍歸明年以薦復起總理河北屯政大學士吳

姓將出視師議設總督于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咸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楚應皖至蕪湖
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咸激以忠義挽良玉西行時
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安慶指江中浮屍示良玉曰
大將軍忍見此乎左變色因責之曰君侯功雖多過
亦不少朝廷不遣責歲遣中使宣諭奈何不圖報稱
且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寧爲睢陽
死不爲進明生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咸
至九江申明軍政實聯絡柯陳諸大姓兵扼瑞州窺
賊所向而吳姓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之大器
與良玉不睦軍中大鬩帝曰今日袁明日呂朕不知
諸臣紛紛何見也于是復以繼咸代大器甲申四月
聞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遽率師至安慶
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寧南左右無正人聞變必
生異議亟致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
詔果不肯拜聞繼咸言開讀如禮俄以擁戴功晉四
鎮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
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曰

事已行奈何繼咸又言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剛毅爲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驚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行王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言非遠爲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不可不防臣當馳還汛地上是之繼咸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等士英嘆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爲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爲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盤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經賊亂千里蒿萊宜簡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爲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宿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樊襄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又言致治必先

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
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泰諸小人叅之以致
主勢日卑親耻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
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甦黃道周楊廷
麟葉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于後之禍
敗灼如著龜使先帝早用其言豈有今日馬士英以
爲刺已恨之凶何逆黨諸人盡起通政司楊維垣請
三朝要典重頒天下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監良玉
軍挾其勢劾士英罪可斬澍返士英遣緹騎往逮之
澍乃陰諷將士譁繼咸爲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
金給之且代澍申理明年元月具疏曰今元朔受賀
人以爲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爲卧薪嘗膽之日
乞痛念大耻未雪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法以晚近
長夜之飲角觥之戲爲戒省土木之工節浮淫之費
儆諭臣工後私門而急國讐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
三案葛藤不已若要典一書先帝特旨焚毀諸臣非
屬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織之書臣請書未
進亟寢之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

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
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
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園扉疑入之
囚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
要典排善類力持之不毀也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
也繼咸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凡所陳
奏及題用監司郡縣官悉被停寢而阮大鍼在兵部
於繼咸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勅印由是諸將愈
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璧黃朝先等潰卒數萬

人無所屬劫掠蘄黃間繼咸陰以恩撫之使無爲良
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蒞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
方進良玉侯爵令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璧等軍其
勢愈張繼咸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
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反裁其額餉六萬且以之
畀良玉軍中有怨言繼咸疏爭不得力求罷又不許
時繼咸以江上兵寡而鄭鴻逵戰艦又不還議更造
檣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截買樹木士彥家蕪湖
與諸商贖封還其檣繼咸耻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

同年黃耳鼎亦劾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離間兩人交也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乃抗疏力辨明與繼咸無隙詆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挾議者遂爲繼咸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由是羣小銜繼咸不已將召入害之推爲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繼咸耳不允復推爲戶部右侍部王恐無以牽制良玉亦不果僞太子事起士英大鉞欲借之以起大獄盡誅正人流傳洶洶良玉疏爭不納繼咸疏言太子真僞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玉已起兵時闖賊敗方逼漢沔左兵欲避寇無名黃澍因說良玉清君側惡救太子乙酉四月良玉遂傳檄數士英罪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初繼咸聞闖賊南渡令其部將郝效忠鄧林竒等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晝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聞左兵且至九江士民大恐環泣留繼咸乃爭移諸將家口入城以繫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皆言我兵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若俟良玉至

諭之以理且令諸將歛兵入守相機而動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而裨將郝効忠不待令隨移其家口入城矣良玉抵北岸書來願握手一別爲太子歿繼咸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良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從何來公今以檄行之是仇國也請改爲疏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從之駐軍候旨成禮而別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共城守以俟朝

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驀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効忠夜半斬門出良玉兵士遂入城劫財物掠婦女繼咸度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澍入署泣拜曰寧南無異圖公以一歿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白繼咸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咸乃止出城欲面責之時良玉疾已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臨侯矣嘔血數升而歿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自爲畱後邀繼咸偕至池州閱日報大兵已破泗州逼儀徵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咸孤舟避蘆

葦中夢庚劫之去入

大清營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爲設宴不飲亦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乃拘送北在道中絕粒八日不歿至良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縊左右又解之入京就館夢庚將朝學士劉某曰盍與之同朝乎繼咸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與之同叛乎次日內院學士剛林等復勸之朝且曰 朝廷爲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可得爲先帝報仇繼咸曰討賊者新朝之惠也今弼光何在

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劉曰弼光之立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遽立繼咸曰今上神宗孫也倫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爲重立君所以示四方有主也劉又言弼光不道事曰是吾君也君父之過臣子何敢知閱數日攝政王傳諭欲官之乃大慟曰國亾與亾古今通義繼咸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清此不忠之臣又安所用之王知其志不可奪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終不薙髮明年六月二十四日出至蔡市問何地從者曰蔡市也曰昔文先生歿此

吾得歿所矣遂見殺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爲兵部
右侍郎收其骸骨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卒

勘本曰袁制府督學晉中得陽曲士傅山最契之
後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傳約同學詣甌使三上書
訟寃不得通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甡亦直袁
遂得雪乙酉制府以難中詩貽之曰晉士惟門下
知我深蓋棺不遠斷不肯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
生也傅得書慟哭曰公平乎吾亦安敢負公哉後翁
遭刑辱抗詞不屈語見摭遺補傳初制府爲夢庚

挾至池陽南都皆疑其同反前後遣使奉書凡數
上率不達乃書之衣帶以歿自誓屢勸夢庚旋師
弗聽尋寄語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等不可
爲不忠事林奇等移舟避入皖湖之陰密遣人來
迎而裨將郝效忠有異志不以情告給言林奇等
已入南昌爲後圖制府信之行及河口復爲夢庚
劫之以北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二終

問答

天保

